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二十二

華亭　宋徵璧上木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徐孚遠闇公　何　剛慤人
　　　　　夜郎楊文驄龍友參閱

聶貞襄集

疏　　　聶豹

應詔陳言以弭災異疏　正學術服均徭勵節

臣聞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仰惟國家之興百六十餘年矣然而至今人才未振風俗未醇民力

末裕國用未舒人士微謙遜之節里巷多攘奪之風盜賊之竊發無時災害之薦臻未已刑雖繁而奸弗戢官不擇而事弗理者伊誰之責哉是皆責在士夫若曰外士夫以求賢才則賢才何由而得外賢才以正風俗則風俗何由而始故欲善今日之風俗當自今日之士夫始欲善今日之士夫當自今日之學校始學校者又士夫之所關也去聖旣遠學校之政不修人士類以記誦詞章爲學方其用心之始旣不止於毫釐之差則其中之所行與夫中之所就又奚啻

於千里之謬哉間亦有一二豪傑之士奮興特立不爲浮詞蔓說所靡然一傳衆咻終不免乎傾排之害故臣竊謂欲正今日之學校以養今日之人才當於科舉學校之中深加敦本尚實之教而教之之法則周禮大司徒之三物乃其準的也孟軻氏曰雖有知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臣觀 祖宗積德已逾百年以其數則正當禮樂可興之會而 陛下聖神文武受命中興二三大臣同心一德以其時考之又爲能興禮樂之時臣備員臺屬待罪閩陬觀民

世宗肅御銳意欲興禮樂此古乃實

專非頌詞也

省方知其蠹壞之極而因察識其弊源之所在是以輒忘疏昧妄緝爲四事以上答 陛下求言如渴之意一曰敦本實以興正學也二曰淸寺田以備賑邮也三曰覈官籍以均徭役也四曰考宦餘以勵風節也願陛下垂聽而采擇之臣所謂敦本實以興正學者蓋自隋唐以來專以文詞取士而尚德之風益微積至于今弊也極矣蓋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昔也明人倫於身心日用之間今顧明人倫於口耳佔俾之餘五尺童子率能談天道而初學之士操觚

論性命皆壘疊千餘言虛僞枝葉之繁未有甚於此時　太祖高皇帝開創之初姑仍其舊而以科舉取士然必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至于諸司職掌貢舉事例又必令有司保舉人才皆由鄉舉里選則其尚實行厭虛文之意已可槩見矣至　憲宗皇帝則令提學官躬歷各學化導諸生仍置簿考驗其德行優文藝贍治事長者列上等簿或有德行而劣于經義或有經義而短於治事者列二等簿經義雖優治事雖長而德行或缺者列三等簿歲課月考循序

（等簿具存而師生不知其意止以備故事而已）（今學校中　三）

而升。非上等不許科貢。則其尚實行厭虛文之意。又可見矣。臣謂　陛下欲嗣續　祖宗之遺意。釐革時文之積弊。必須倣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之法、而立之教、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三物之外、又教以經義爲四物焉、一主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至于平天下、凡天下國子府州縣之學、各設行實經義二齋、行實無爲上等、於上等之中、又分爲上上上中二等、經義無爲中等、於中等之中、又分爲中中中

下二等。蓋行實之無無下等。行實不得以下等名也。經義之齊無上等。經義學之次也。而亦無下等者。下等不得以入學也。夫敎以四物。別以二等。則其重本抑末之敎。已有端緒。而學校之綱正矣。乃令各學正官。於行實無立上上上中二様簿。考以四物。其六德六行六藝俱優經義又能通曉者。爲行實無之上上等。則大書其名於上上等簿。而塡註其行實於其名之下。然人才難得。不必其德行道藝之俱全也。其次六德六行六藝之中。或有其一二。或有其三四於經

義稍劣者、又或六德六行、或有其一二、或有其三四、經義頗通、於六藝稍短者爲行實無之上中等、則大書其名於上中等簿、而塡註其實於其名之下、恭行實無以德行道藝爲重、雖兼經義、而不甚重乎經義也、然所以必兼乎經義者。以有德者必有言也、經義之無、亦立中中中下二樣簿、能通曉一經、公私能無過犯者、爲經義無之中中等、則大書其名於中中等簿、塡註其無過犯之實、於其名之下、又或能通曉一經、中懷狡詐、而外加修飾、行止弗端、而未甚敗露者、

爲經義之中下等則大書其名於中下等簿填註其有過犯之實於其名之下（如北則雖有吊北等者）蓋經義雖以明經爲業而亦必兼乎德行也每月各學二教等官分考所知填註于四等簿則以申于學之掌教官諸掌教官又兼考之填註于四等簿類申于若府若州若縣諸提調官國子太學則以申于禮部而奏之于 天子以備試問選用諸府州縣提調官則以本學教官所考爲本等腳色又參詢而兼考之每季以四等簿申于提學官提學官每歲躬歷各學集府州等縣提調

官及教官與諸生員而面考之先考德行道義後考經義苟德行道義無一足觀雖有經義亦不之考矣初考有善後卒棄其善者即同于無善而名當降初考有過後卒能改過者即同於無過而名當升以是課策循言而升俱限提學官到任三年之內類造各學四等簿爲冊呈于巡按巡按稽質而精覈之呈于禮部而其考之之法只用智仁聖義忠和孝友睦婣任卹禮樂射御書數十八字爲則有一德者則以一德書有一行者則以一行書有一藝者則以一藝書

有德行與藝之二三四者，亦以漸而實書之，不必別作考語，以混名實，然後係以通某經于所書之下，苟有德行克備，道藝兼高，有司固當即月論薦，而朝廷亦宜厚禮延聘，以登用之，其次亦必升入行實齋者，方許給粮，每年歲貢，不必復論其食粮之淺深，入學之先後，惟取其行藝之優者充之，三年大比取士應試，約以三分爲率，如取九十人進場，行實齋取六十，（然簡試徧名何能別其行實則中試者多經義之士矣）經義齋則只取三十焉，行實齋爲先，經義齋爲後，先後之序，不得以私亂也，若經義齋之中下等者，德行

道藝既無足稱，經義雖優，才華雖富，斷然不與進場。且於學中教養三年，不堪升進，則是見善終于不遷，有過于終不改，便當斥退為民。方今見行事例，每遇鄉試之年，選命京朝官為總考，臣謂當於總考官員差往各省之時，禮部將各省提學官所申四等簿，別抄一本，印封完固，限三場畢，揭曉前一日，方許會同考試官及監臨監試提調等官，當面開拆，然後以取中硃卷對查本生墨卷名字脚色，又以墨卷對同禮部四等簿上名字脚色，亦以三分為率，如取中式

舉人九十名則自第一名至第三十名必行實竝上上等者居之自第三十一名至第六十名必行實竝之上中等者居之自第六十一名至第九十名方許經義齋中中等者居之（科試但取入解額而已全不論列名之前後為榮辱也）總考官與同考官監臨監試提調等官敢以私意易其常序者皆以受私法論先是生員送納三場試卷與中式小錄揭曉榜文皆須各寫某府州縣某竝生員于其名之下以為識別禮部會試所取進士所列等亦如鄉試必先行實而後經義行實竝得三之二而經義竝得三之一焉吏部

選官亦取禮部簿上脚色以爲高下不在行實無出
身者在内不得爲翰林等官在外不得爲方面府州
縣等正官待其德行日新政績日異然後以次陞進
可也他日太學之師與提學官及掌教天下之學之
官必皆於行實無乎取之凡此内外等官考滿考績
俱要填寫何無出身字樣以憑查考其在行實無出
身者後果忠義顯著政績卓異不惟當賞其人而兼
以是爲儒師提調提學等官之功亦論輕重而加賞
焉後有學荒行虧蹤跡敗露者則不惟當罰其人而

兼以是為儒師提調提學等官之罪亦論輕重而行罰焉臣謂既以德行道義教養之又以行實材學升進而選用之而又以是考察之則天下之士皆知行撿之當勵虛詞之不足貴忠孝材德之士豈無卓然出於其間者哉若謂置四等簿考驗士行以今日之儒師考今日之生員適足以行其好惡奔競之私而反開巧偽飾詐之門者則非矣方今掌教訓導官員多是舉人歲貢老生學術粗淺日暮途窮固有枉是非之公圖為錙銖之利者矣使儒師得人又何人才

難知之患哉臣謂凡府學教授必皆選好進士為之州學學正縣學教諭亦必擇乙榜舉人之有學識器局者為之重其祿以養其廉優其體以高其節將見自重則公不私則明知弟子者莫若師描神寫真積之歲月肺肝畢露矣尚何人才難知之患哉至於府州縣之考生員果能精察亦自難逃遷學中所考鄉邑為之本根審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每歲春冬二季鄉飲酒可以詢諸耆老耆老無隱情也又有合屬里老諸人里老諸人

亦可詢也。孝弟著於家庭，譽望隆於鄉曲，稽其事而無其功者，世未之有也。提學官又總而察之，本學教官曰某賢也，通學生員又曰某賢也。府州縣提調等官又皆曰某賢也，則其人始終之必君子也，無疑矣。拔十得五，固未敢望，但得一二於十者之中，亦足以爲聖世無窮之助矣。臣伏見　憲宗皇帝朝，江西聘吳與弼，廣東聘陳獻章，二人雖皆不仕，未究於用，然至今南方之士猶有一二知本領之學者，二子有力焉。然則賢才之有益於國，固不專在於多，而賢才所

以爲國家重者，又豈專在於文哉。今幸見行事例，創
典社學，蒙以養正，則異日二盆得人，自當不少。陛
下試擇臣言，以四物之教，二盆之設，四等簿之立，自
下而上考校之法，乞揮宸翰，作爲學箴，頒降天下之
學，刻爲碑文，竪于明倫堂庭中，如今府州縣官箴之
制，與　太祖皇帝立臥碑于明倫堂之左，前倣後申，
輝光相映，使學官學徒，知所向方，提調提學等官，守
若畫一，數年之後，士風民俗，亦或可望其少變也。若
謂清寺田以備服郵者，臣考常平法，州縣寺舍歲用

有餘則以歸官賑民之窮餓者宋儒楊時爲瀏陽日使行旅之疾苦飢踣於道者隨所在申縣縣令寺舍飲食之是皆前代已試之法也臣謹按福建一省總官民田糧計八十四萬九千有奇內寺觀田糧已計有十二萬八千有奇夫僧道在四民之中百分未有其一而僧道所得產業十分乃有其二幷地不均異端昌熾可以永歎而遐思者臣固未易卒言也時以僧道既有是田之多則其斯倉斯箱飽滿充盈富不期驕佚則生淫飲食男女之欲多出乎天理人情之

外。褻瀆借名，不可名言，又乃結交官府，爲敗露之先圖私買田宅，爲還俗之退計，以致前日所積，懸罄一空，一遇官府追徵均徭上役，便爾舉手無措，則其勢不得不求假于士夫豪富之家矣，士夫豪富之家，乘

（此亦一方風俗如此未可槩之於他處）

其有急，要其必從，必欲本少利多，方借與銀應辦，爲僧道者，又不得不投托士夫之家，以爲棲身免難之計，凡僧道田租，一槩包收殆盡，甚者貪饕不息，絕無良心，只要收穀入家，任彼擬差負累，而爲僧道者，命不可堪，則又裹茶齋約，而望他仕宦之門以爲巳歸

矣是以在福建巡按監司府州縣等衙門為僧道田租一事詞訟文卷如毛如山敝精竭神不能撲過而救民之善政理財之善方為是分奪虧損多矣臣謹按景泰三年事例各處寺觀田土毎寺觀量存六十（前文叙亦有此條）畝為業其餘撥與小民佃種納糧又按成化六年事例令福建僧寺及有寺無僧田土毎寺除徵及百畝以下其多餘田地給與無田小民領種臣謂二聖茲法至精至當可以決行而無疑永行而無弊者也然而至今不行者竊恐當時言事之臣徒念寺觀之積

弊一特用計之未詳是以僧道有所籍口假託權倖膚受讒訴復有所謂士夫之嗜利者立乎其間爲之擺布是以法泥不行流弊至今間有一二名雖撥與小民佃種實則俱爲大家所得臣請宻通查天下寺觀粮米百畝以上者俱依成化年間事例毎寺觀給田百畝以爲常住僧道修理屋宇香燈茶果之費粮米百畝以下者俱依景泰年間事例給田六十畝以爲常住僧道修理屋宇香燈茶果之費其小寺觀粮米不滿六十畝者俱各併歸大寺觀除住持僧道給

田百畆外餘僧道查果有眞度牒者每名仍給田一十畆與爲衣粮其餘田地俱入于官每田百畆責令排年里老結報佃戶一人或寺觀原管下甲首丁力相應者承種之該納佃租斛秤等項俱照僧道前收租穀事例不得有所增損其該收租穀儲于官之別倉該年秋粮驛傳八分料粮與夫十年里役均徭等項費用皆於是乎取給其所餘者再不許別項支用專備賑濟仍令司府縣管粮官督理之前後收支存留數目務要每年終申呈巡按衙門以憑查考以防

侵欺。至於重造黃冊之時。其在寺觀僧道所管。所謂百畝二十畝者。俱以本寺觀僧道立戶。曰一某寺僧某某觀道某田地若干畝米若干石僧道所辦。一應粮差只是照其所收田產外。此外粮差。皆與無預。其在官所收田粮。則另立社庄爲戶。以備過割不得復以僧道爲名。曰一某社庄收某寺觀田地若干畝。米若干石。夫寺觀田米既除粮差。公用必省。因其害而除之以息爭。因其利而導之以足國。量其所入。計其所出。截長補短。有剩無欠。而預備倉所積。一年之間。

可得粟數萬石。積之數年。八閩之荒可有備矣。伏願
聖明裁之、一則可以養僧道淸淨無爲之規、二則可以免官府逋負追推之擾、三則可以息士大夫爭奪之風、四則可以供國家賑恤之用、今者饑饉薦臻、國用不足、　陛下宵旰、亦嘗以是爲慮矣、何乃以有用之穀粟、爲僧道淫慾之資、以裕民之厚利、爲豪勢爭奪之門哉、若所爲覈官籍以均徭役者、臣謹按見行優免事例、在京文武官員、除里甲正役外、其餘一應雜泛差役、全戶優免、外官優免事例皆、以品從爲差、載

在令典，不啻詳矣。臣切見今日士夫，一登進士，或以舉人選授一官，便以官戶自鳴。原無產米在戶者，則以無可優免爲恨，乃聽所親厚推收詭寄。少者不下十石，多者三四十石，乃或至于百石。原有產米在戶者，後且收添。又於同姓兄弟先已別籍異居者，亦各併收入戶，以圖全戶優免。或受其請託以市恩，或取其津貼以罔利。又有苞苴富厚，囊槖充盈，多置田產，寄庄別縣，仍以官名立戶，中亦多受詭寄。勢婚者官府固已聞風免差，勢退者亦能多方攀援以圖全免，

或一年之內。而免數戶。或十年之內。而免數年。殊不知在縣丁米。只有此數。官戶丁米不差。民戶料差必重。夫王者之政。在于養民。朝廷優恤士夫。以為民也顧乃憑籍朝廷優免之厚恩。陰食吾民之膏髓。是誠何心哉。由是民不堪命。逃亡凍餒之災。日痼日甚。而官府剝膚椎髓之禍。日酷日深。故詭寄之令。非不嚴也、以之寄于士夫、則蹤跡益秘、而不可復查矣、府縣精明之官、非不多也、以其分在士夫、則亦姑從隱忍而不復究治矣、臣伏讀諸司職掌、國初貢舉事例、內

一欵略云、凡有司保舉人材到京、仍取本戶丁糧數目、作何營生、及戶內有無什役事故、供結明白、然後開發送部選用、臣欲微倣此意、凡進士登第之初、乙榜舉人受官之始、所書籍貫之下、俱要實報本戶在官男子幾丁。官民米幾石。吏部轉之戶部、類造行之若府若州若縣官府編排徭役、不拘丁米多寡。只照戶部所降數目、照例優免。其不在戶部所降者。戶上丁米。一切編排。官府私作人情、及士夫受寄田糧。俱以贓論。及其入官俸祿果有餘貲。增置田業。收產入

戶內官則當六年考滿之時外官則當三年考績九年考滿之時俱要各報本戶增收粮米多寡即以塡註于考滿考績本等脚色之下其無所增者則註曰本戶粮米無所增吏部轉之戶部類造行之若府若州若縣以為優免之則不由戶部所降者亦不得免私免者論罪如前若然則由前所報者必不敢多張虛數與本戶丁米全相互異由後所報者必不敢受人詭寄圖惟錙銖之利以易終身貪汚之名矣是不惟可以禁詭寄均徭役而受民以一分之惠亦可因

考績填註增粮凡何于官評不便也此亦足救貧風少哉

是察廉貪。識賢否、而勵士夫以廉靜無求之節者。知人則哲、安民則惠、是亦一道也。惟聖明裁之、若所謂考官餘以勵風節者、臣聞選舉之法嚴。則士多修於家、而壞於　天子之庭、考課之法嚴、則士多壞於家。而修於　天子之庭。竊嘆今日之士夫、窮則無正心誠意之學。達則無體國子民之心。方其居官在職。內則有六年考察之法。外則有互相考覈之規、固亦頑鼠畏人、虎豹惜斑、修飭忍耐、求以得夫聲譽之隆、而冀躋于清要之路者矣。其或覆蓋不用。肺肝敗露者

固無所逃乎考覈之公。而自投于廢閑之野矣。又或愛護官爵。不敢冒爲。托故回家。其間固有出於孝弟恬退之實。而爲是者矣。然欲盜恬退之美名。爲仕宦之捷徑。乘時勢之方張。爲作家之巧圖者。其間不少也。是以此等之人。一到故丘。貪饕狼籍。結納上司。挾制府縣。交通關節。利己害人。顛倒是非。報復私怨。甚者欺壓宗族。待尊長如路人。凌奪鄉里。遣乎弟爲鷹犬。其已罷職者。則曰吾官已休矣。守此何爲也。其未罷職者。則曰吾官猶在也。人將爲何哉。臣伏讀景泰

三年貢舉事例內一欵略云官員罷職委無贓犯重情而才學可用者並聽內外官員指陳實跡薦舉赴京考用臣欲推廣此意凡士夫家食者不論其職之崇卑官之罷否俱令監司府州縣等官察其居家所爲或善或惡皆從實錄寄以申于巡按衙門有司畏勢希寵所申不實按察衙門皆得查究糾劾巡按衙門俟加察識定爲考語直以申于吏部吏部兼舉而總察之其未罷職者則以其居家之事跡參諸居官之政事善果相符歟則不次超用可也惡果相符歟

則即日罷去可也。二者之間。功過相準。則酌量重輕以爲進退可也。其已罷職者。丘園之資。果能孝友和睦。淸素恬靜。則不可以其前日之失。掩其終身之善趄馮唐於巳廢。以發潛德之光可也。惡者則前日雖以罷黜。今日尤當創懲。奪惠卿之官爵。而誅奸諛於既死。又何不可之有哉。是不惟可以遏其挾制官府奸貪狠藉之威。而亦可以勵其老當益壯。退思補過之忠者。若然則天下士夫。自相砥礪。始終進退。不敢有二其心。鄕閭獲表正之功。聖世多完節之臣。豈非

士風之一快哉惟聖　裁之夫　祖宗法度精密正當初無可議但行之既久良法美意漸失其眞飾法虛文日趨於弊以故臣取其關係之所當先者言之蓋敦本實所以正心以立王化之本清寺田所以閑邪以衛王道之原覈官籍所以厚邦本而培植之於中考官餘所以正士風而維持之於後而四者之中又以學校為本或者乃謂方今科舉得人亦不為少何必更為敦本尚實之教而後可以得異才以成治哉臣竊以為古之所謂才者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

也。曰忠肅共懿宣慈惠和也。今之所謂才者曰記誦詞章也。曰意見談說也。古之致君事業。曰巍巍蕩蕩也。熙熙皞皞也。今之事君者亦曰期會簿書。智力把持而已耳。其與古人致治之本。創治之功。規模器局。力量才識。相去何啻天壤之不相爲侔耶。故宋大儒程顥與其兄顥皆厭棄舉業。而從事于聖賢之學。張載亦曰孰若少置意科舉。相與從事于堯舜之域。朱熹亦曰。後世學校雖存。而所以教之者。不過趨時干祿之技。其所以勸勉程督之者。又適所以作其躁競

無恥之心。雖有長材美質。可以入聖賢之域者。往往亦為俗學頹風。驅誘破壞而不得有所成就。尚何望其能致化民成俗之效。如先王之時哉。臣由科舉出身。歷官御史。忝在士夫之列。今日所言。乃欲少變科舉之文。以從德行之實。而又歸罪于士夫。是豈操戈入室者之所為哉。臣少不知學。長亦同流。入仕以來。徒為利祿所驅。作縣有愧于循良。立朝實慚於風紀

其言真誠款切。自非真儒不能及此

始知上負 天子。下負斯民者。皆臣等不學之故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二十三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夏允彝瑗公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上木
　　　　　　　　　馮瑞振振仲　參閱

翁東涯文集

疏

翁萬達

計處防秋戍邊人馬疏　防秋

國家禦虜兵衛。四㫖不徹。警備也而防秋云者。以秋高馬肥。水艸有依。虜可深入。故特加戒嚴耳。然往者

罕聞有客兵之調。而亦未嘗有擺兵之說也。近因賊勢益橫。與於曩昔。故徵調之兵多。而擺邊之議起矣。二者並行。勞費加倍。已甚不貲。使於七月秋臨。塞草

客兵但可暫

茂而始聚。九月秋盡。塞艸枯而漸散。臣猶懼其困而

暴以用其銳氣久留則弊生

敝也。乃若自夏徂冬。聚而不散。是豈用武之經。而可繼之道哉。去年虜突宣府。俊駭紫荊。貽憂　君父。當事之臣。自惟皐棘。鏡鑒不遠。敢蹈前愆。顧以　國家

惟求免罪不暇遑問

之事。莫大於邊情。不度理勢。而一為身謀。過於懲創。

邊臣常習也

則戒生於此。而禍隱於彼。泥於所可知。而忘其所不

可見。非計之得也。而況去年掣兵在九月之中旬。是誠太早。又疎於偵探。不量酋以為防。致虜長驅。罪安可逭。今年値閏。即所臨之十月。當已是去年之十一月矣。防秋主客官兵。畢竟議掣。則此其皆也。胡人以擄掠為業。不論春冬。馱芻囊酪。輒肆憑陵。稽之往年。歷歷可數。兵掣之後安保其必不復來。但謹備之。俾不至深入內地。邊臣即云有鼻猶冀 聖慈。俯垂明自不以殉軍。臣子苟忠於謀國。亦何至于懲噎而廢餐耶。臣惟客兵調徵。去家一二千餘里。主兵擺牆。遠

者亦不下三四百餘里朔風裂肌饋餉不給鶉衣野處龜腹徒延設有脫巾求請如唐人之事則將何以應之夫使之不以其時而散之不虧其舊雖有與休懍栗不可測度之恩威（客兵之逃日見告而不之變討者將利其空籍也）然而竄者逐者自一而十十而百百而至于千萬欲盡置之法則太苛欲遂釋其罪則啓玩詖又有不忍飢寒不俟命令閧然解散所損豈其微哉臣所謂禍隱於不可見者此也爲今之計合無先將他鎭客兵及擺邊主兵官軍民壯人等次第掣放參將守備等官所部兵馬各歸本路本城

壁照常防守。宣大二鎮。量將正奇游兵四營官軍分爲兩班。每班二營。各擇賊行緊要地方。輪流駐劄。時常往來巡邏防禦。每月一更。以休息人力。節省行糧仍差家丁通事夜不收人等。不時出境遠哨。一聞有警。隨賊向往。互相應援。併力截殺。敢有怠玩及自分彼此。致誤事機者。聽臣參究重治。山西保定二鎮。亦行各撫鎮官。量留精兵一二枝。一體防禦。其偏頭關迤西臨近黃河一帶。疊砌水牆。鑿穿品坑。以禦套賊擁衆渡河東侵之患。各鎮合用行糧料草。行各巡撫

都御史查處支給。倘有不敷。逕自奏　請給發接濟臣又惟掣兵云者。謂掣去異鎮客兵。至于本路各城堡沿邊官軍。止是不復挨牆擺列而已。邊事有常。自當時時隄備。上年各官思不出此。一經掣放。便自以爲已釋重負。既不遠哨。又不設防。倉卒遇賊。束手無策。重貽邊患。職是之繇。務要安不忘危。靜而思變。一若臨敵。勿自廢弛。庶可以弭變於未萌。而消患於意外矣。

兵既掣即見敵人乘我無備之時安可高枕

預擬分布人馬以禦虜患疏　分兵防守

臣准巡撫保定都御史蘇祐咨稱閱視得諸關備禦衆議倒馬紫荆最爲緊要蓋二關山勢雖稱險絕中有河流山形斜亂各該隘口遞險分兵恐難持久外（情於地利之言）恃宣大犄角勢又在人若夫龍泉之守外有平刑故關之險連年山西修守俱有次第似可無虞前巡撫都御史鄭重咨行軍門要於宣府鎮摘撥兵馬三千在舊保安州岔道堡駐劄專備應援馬水口大同鎮摘撥兵馬三千在平刑關駐劄專備應援吳王口仍摘撥別鎮三千在廣昌縣駐劄專備應援浮圖峪插

箭嶺等處。但查得舊保安州桃花堡與岔道堡。相去馬水口尤近。相應改移駐劄應援。又查得白羊口與撫屬地方相近。計去京師路實咫尺。勢尤緊要。亦當添兵以防意外之患。該前巡撫都御史鄭重題行該兵部咨行順天巡撫都御史郭宗臯查處。無容再議除具題外。今將前項緣繇。合咨前去。煩爲查照施行等因。到臣案查先准巡撫保定都御史鄭重咨稱合無將調到兵馬摘撥三千。於舊保安州岔道堡駐劄三千於廣昌縣駐劄。三千于平刑關駐劄。專備應援

馬水口浮圖峪插箭嶺吳王口等處緣繇前來該臣看得平刑地方隸山西保安地方隸宣府廣昌地方軍衛隸宣府有司隸大同已經備行各該撫鎮等官從長議處但未回報止據各鎮陸續將分布過人馬數目呈報前來查得平刑關已有山西潞安參將李忠統領官軍三千員名在彼駐劄防守外其廣昌保安二處並無分布人馬今准前因爲照保定前任巡撫鄭重咨要摘撥別鎮客兵三千駐平刑三千駐廣昌三千駐保安岔道堡今巡撫蘇祐咨要摘撥大同

兵三千駐平刑別鎮兵三千駐廣昌宣府兵三千駐保安桃花堡雖其所見微有不同要皆思患預防慎固疆域之意設若兵力有餘照前屯布厚為之備實不為過惟其兵有定數恐不免於顧此失彼要當度勢量力為之處分查得嘉靖二十一年調到別鎮客兵共十枝二十二年并二十三年客兵共六枝今歲客兵僅四枝又准兵部咨為修關隘屯兵馬以重京師以固畿輔事該本部題奉　欽依已將遼東遊擊郭都官軍一枝三千員名調駐懷來止存三枝專備

策應宣大山西地方延袤千有餘里就中可屯人馬扞外固內較之平刑廣昌保安尤稱要害者尚多若儘將客兵三枝分布前項三處稽之成規參之羣謀度之事勢恐有弗便况刑鎮客兵止宜於適中之地蓄力揚威聽候臨時調度隨賊向往相機截殺難以拘於一定若畫地而守則主兵事耳宣大山西數年以來主兵擺列俱沿邊界不屯駐於腹裏者謂兵宜據險不宜退守且恐勢分則力弱也今查山西平刑一帶既該本鎮屯布主兵人馬各有分界似難責之

大同舊保安地方。去懷來僅百里懷來既有遊擊郭（懷來東近居庸保安西近紫荊）都客兵三千人在彼駐劄。可以往來策應。亦難再發（廣昌已在倒馬之西非矣）客兵。廣昌地方與宣府邊界相離遠甚。且無積聚芻糧。臣愚已行撫鎮等官量摘主兵一枝人馬駐劄蔚州。及候臨時。或將延綏客兵一枝移近此地以便調遣。芻餉既不缺乏。又可以南扞廣昌浮圖峪等處北援東西順聖川一帶。似為適中。而（廣昌即當插箭之隘）廣昌隘口仍以本地壯丁守之。至于應該臨時斟酌。難以預圖者臣又豈敢膠柱。致失事機。所慮宣府一鎮人馬器械先因

主將匪人狼狽太甚極費整搠去歲已致寇啓侮矣近來節據諜者及投降人口供報賊所覬覦仍在該鎮雖聲東擊西情難測度而前車後鑒理當亟防況其地於京師為近而東路界鄰順天所屬黃花鎮古北喜峰白羊口等處尤係可通大舉賊路防秋事宜隸宣府者臣當與鎮巡竭心殫力從長計處不敢怠廢隸順天者節承廟算想亦戒嚴似又無待於臣言者。勅下該部速行順天巡撫等官務要於前項黃花鎮白羊口等處通賊要路比常加謹設備及預選

精銳兵馬一二枝駐劄相應地方倘遇警報聽臣從宜調援宣府處彼此協謀緩急可恃外藩固而京畿自安矣

廣儲蓄以備軍需以防虜患疏 防秋行糧

准該巡撫山西右僉都御史楊守謙咨爲照防守之道必資兵馬財用之費宜裁冗濫自嘉靖二十年虜賊大舉深入之後戶部年例之外發過銀兩不下數百餘萬帑資已耗兵役無期若不勾考裁抑費出無經將來勢豈能繼但據副使劉璽開呈前項防守應

援官軍。百里之外者什伍。百里之內者亦什伍。若將百里外者。日支料粮。百里內者不支。則防守既同。支否頓異。揆之物情。似有不堪。況軍士月粮。每月折價。養贍妻子。尚且不足。寧有餘粮裹帶守邊墻。使返食於家。則各有信地。又遥远近亦八九十里。勢不克前。人一日不再食則飢。不三日必逃潰。雖孝子慈孫。豈能視人飽食而自枵腹待斃。荷戈守邊。副使劉璽所謂人心搖動。逃竄數多。亦勢之所必至者也。軍志曰師克在和。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

患貧而患不安。又曰。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蓋惟均故和。惟和故安。聖有明訓。物理昭然。查得先年虜賊未强。按伏官軍。多不過數百人。久不過三五日。上下分番。更迭出入。且按伏臨邊。多係無食塲去處。故百里之內。不支粮草。近年以來。虜衆入寇。常號數萬。深入輒一二千里。遂爲擺邊之計。若山西則築墻乘障。殆將千里。畫地而守。動逾數月。比之先年。按伏萬有不同。夫財用固所當節。而兵衆亦不可不和。若不委曲調停爲通融之計。蔫一事體掣肘。遺患地方。雖將

職罪譴亦無益於事矣查得丫角山迤西至老牛灣係極邊地方外即虜巢防守應援官軍時不可缺丫角迤東至平刑關共七百餘里係內邊地方外有大同障蔽應援官軍若烽火嚴明哨探的確待有警報斟酌調遣亦不遲誤合將丫角迤西民壯屯夫人等及偏頭參將守備老營遊擊守備各兵馬一遇防秋即行赴邊兵馬供支行粮草料丫角迤東民壯屯夫人等及寧武總兵代州參將北樓遊擊神池利民廣武寧武八角平刑守備各兵馬遇防秋時月比丫角

西者量遲十數日赴邊認領信地操演防守之法。千數日若聲息寧帖。除民壯屯夫人等常川防守外。兵馬仍回本城操練。候各邊報有聲息。斟酌緩急赴邊防守赴邊之日方支行糧草料。此則比百里之內不支行糧草料者共省相等而支否均齊人心安帖節省之計和輯之道可以並行而不悖矣。又准巡撫大同都御史唐榮咨。查得 大明會典開載成化十五年令各邊防護修墩燒荒官軍。若有百里及五月之內堪自備糧料者。不許濫支行糧馬草。若五月及百

但能據要害以便策

能何必邊民窮邊城乎依採之乎不可不從耶

里之外者、聽令關支、其遇警截殺、探賊按伏官軍、不能自帶糧料者、並聽隨處關支、又弘治二年、奏准沿邊各衛所征哨、幷按伏備堡等項官軍、出百里之外者俱日支口糧一升五合、都指揮把總等官日支廩米三升、備禦官軍日支行糧一升七合、馬料三升、草一束、在營草料住支、看得會典所載、蓋爲行兵五日、及有警按伏暫往暫來者而言、未嘗及防秋久住之軍也、即今防秋軍士、派定各邊防守項刻不敢暫離、蓋自六月赴邊、至九月方回、晝夜戒嚴、且摯補邊

墻辛苦萬狀不可勝言若照前例百里之內者一槩
不給行粮其勢必使防秋軍士日每回家自取飲食
及令各軍妻子日逐親自負送若無家屬憑誰轉輸
脫遇虜賊臨邊必至誤事伏乞早為奏　請查將百
里之內但係修工者行糧一體支給不係修工者如
不得已仍與間日一支等因據此職伏睹　大明會
典所載防護修墩燒荒分百里五日內外者盡修墩
燒荒約其所住之日不係故首分百里隨分五日又
緊堪以自備之說蓋一人帶所自用者力之所能僅

五日耳（凡請會典律令皆須加此法明不分最易混也）五日之外未必不仰給務官也故又曰五日及百里之外者聽令關支不曰五日而又曰五日及百里之外蓋百里之外自是應支而加以五日者恐指百里以內言也又曰其遇警截殺探賊按伏官軍不能自帶糧料者並聽隨處關支又有變於先意之意百里五日又非所限矣惟　先朝裁定會典之旹尚未有擺邊之事而緣情立法亦自檃括即其文意而可以類推也照得今日擺邊盡將各路馬步官軍調赴牆下定以分地督以將領點閘以旗牌頭目巡

視以守巡撫鎮令其不分風雨無間晝夜披堅執銳寢甲枕戈常如虜在目前兼以幫修墻垣堆積石堀擔水造飯提鈴轉籌各有責成蓋無時刻可以摘離者豈非截殺捉伏之類耶遣行於六月之半而羕掣於十月之終遣返之間動幾半載尚可計五日之內外耶苟行粮不足取干官非放歸令其自辦則運送付之家人如放歸也雖三二十里之近去歸一日託以糴買一日比其赴邊則又一日況又有家無擔石稱貸周貧而竟至汩沒者乎如運送也數口之家出

戍者一人則轉輸者又一人未免老稚婦女奔走於窮荒絕塞之下已非人情況又有单丁隻身無人可藉者乎昔周先王之遣戍也出遣入勞以鼓其我行不來之勇以忘其內顧傷悲之情故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今軍士執役於邊已不勝其危苦矣而又使之謀糴殮慮俯仰以日隱其戚戚之懷又安望其奮勇敵愾捐軀赴難乎且兵無常形頃刻之間又有調東以補西摘近以應遠者果能隨處分析而使之無淆亂重冒乎如軍士同一城堡者撥付擺邊自某

墩起至某墩止有起處不及百里而止處又踰百里者抑何所區別而使之一一中理乎此皆勢之滯碍而不可行者夫虜營近邊變詐百出鳥舉豕犇勢如風雨如上年鐵裏門馳犯於雨雪之後威虜堡突至於昏夜之時一處潰防則千里之守置之無用此邊臣防外之慮也聚七八萬人於塞下離家室遠妻子宂地爲巢擐甲爲衣寒暑之所衝冒飢餒之所催迫怨豈在明變出意外此又邊臣防內之慮也計盈縮省浮費以節財裕用者又 廟堂經國遠猷也但情

有所不容已而法當折衷者。惟通其勢之所極窮而預防夫人之所必犯。早為我定施行又據分守口北道右參議蘇志皐呈稱查得奇遊各營兵馬。乃散取於諸衛所者。派往地方。難以拘定。設如東駐則遊東者在百里之內。而遊西者在百里之外。應支行糧與否。當以地論。若轉而西駐則遊西者反近而遊東者反遠。又或於旬日之間忽然而屢移。則近者既遠而又近。遠者既近而又遠。參互不齊。難以稽查。各該官軍。一經派撥。晝夜防守。辛苦萬狀。比與一時有警暫

發按伏者不同。故百里之內。連年亦一體支給未有異同若一旦不給萬一援引舊規脫巾告擾則將何以待之。合無軫念邊方。存卹寒卒將百里之內官軍早爲奏　請行糧料草。准令一體支給庶人心事體俱各妥帖。況與大明會典內載其遇警截殺探賊按伏官軍。不能自帶糧料者並聽隨處關支一節相合似應施行各緣繇到臣案查嘉靖二十四年五月內准戶部咨該臣題前事該本部議擬起倩屯夫番果不係在官支糧人數准與客兵一體支給其餘雖稱

百里之內中間或有離家六七十里之外齎送頗難
者量於附近倉分給與數日後不爲例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已經通行遵照訖隨據鴈門兵備副
使劉璽節呈嘉靖二十四年防秋擺邊官軍雖有不
及百里者然日逐修邊相應查照預陳邊計以備虜
患事理一體支與行糧該臣批行暫准支給宣大二
鎮撫鎮守巡亦以擺守之兵兼備築之役通行關支
未嘗分別百里外內而百里之內間亦有不修邊而
槩給者今嘉靖二十五年臣仍申明戶部原議分別

遠近，屢行各撫鎮守巡諸臣，查照施行，諸臣執牒相
與趦趄，而不及百里官軍，每簇譁而擁訴，若將怒臣，
臣復移文查處，不能斷然遏抑其所請求也，然數年
以來，內帑寡積，調發太繁，臣每憂之，又恒怪邊臣司
甲兵者，不惜度支，非體國恤公之道，使財若可省而
務爲厚施，則臣亦繆，臣萬萬不敢也，臣之心固非欲
布 上德意，惠養征夫，使各盡其力，而不及於患耳
伏乞 勑下戶兵二部，將宣大及山西丫角迤西極
邊一帶，防秋擺守官軍夫壯人等，不分百里內外，一

體支與行糧料草、丫角遼東、在於百里之內者、遇警赴邊之日方許支給、俱著爲定例以便遵守以安邊陲、

軍務疏　宣府官兵

據朔州兵備副使陳燿等呈稱、行據戰鋒信智仁勇嚴五營坐營官都指揮楊鉞董暘韓彬周鏜李瑭呈稱嘉靖二十三年二月內、蒙巡撫宣府都御史王儀會同鎮守總兵官郤永、題爲選戰士懸重賞以振作士氣事、該兵部議擬題奉　欽依備咨該衙門、於宣

府在城幷各路城堡原額有馬官軍通事內挑選勇敢者各營一千名共五千員名編成行伍立充戰鋒每名正糧一石之外加米五斗幷厚懸賞格分於鎮城三千名西北二路各一千名依法操練遇有警報當先殺賊見今各營除逃亡事故外見在信字營六百一十二員名智字營八百八十五員名仁字營九百八十六員名勇字營九百一十七員名嚴字營九百四十一員名各數目緣繇到道會同鎮守宣府總兵官趙卿議照宣府一鎮額設正奇遊兵四營每營

官軍三千員名、團住鎮城專備虜寇、各路亦設有援兵、五營各官軍三千員名、分屯要害、防守地方、統以總副叅遊等官、無事常川操練、遇警徵調防勦、立法不爲不備、頃緣醜虜入寇、議選各營精鋭軍士、共計五千員名、别立戰鋒五營、領以廢棄將官、遇警當先殺賊、原其立法本意、似爲添設鋭兵破格作養、冀立奇功、但各營當先殿後、俱應有精鋭官兵、據令於奇遊援兵并各城堡之中抽選充爲戰鋒。凡兵皆須力戰獨以戰名亦非体也所存營伍卒致空虛、而又别取老弱步卒用充原數。是不免於輕

此而重彼。見任將領。俱懷不平矣。戰鋒毎名額外加米五斗。歲費不貲。已爲難繼。而居常散處各路。無所統攝教練。不過繫名營伍。徒資坐食之弊。漸成驕惰。不堪使用。及遇調遣殺賊。自謂親兵居後。反驅各路援兵以爲鄉導。遂致各營軍士。亦皆解體觀望。不肯用命殺賊矣。用是師久無功。且以三軍之衆。統以麼棄之人。位望既輕。事權不重。臨敵遇險。亦難望其驅人必死之地。以覬僥倖萬一之功。凡此殊非選將練兵之意。即令戰鋒五營。逃亡漸多。而奇遊援兵等營。

率皆不滿二千。各伍徒存。彼此俱弊。兵營虛耗。莫此為甚。萬一遇有警報。緩急其何所恃。合無將前設戰鋒官兵俱革回各路各營。其正奇遊援兵馬。有不足三千之數者。俱要補完等因。到臣案查先該臣照得各邊原設正奇遊援軍兵。俱應有戰鋒。並無另設。獨宣府一鎮。於正奇遊援之外。又有戰鋒五營。恐非兵制。亦難責效。已經節行各道會同分守道備查前項戰鋒設于何年。有無便利。應否革罷散歸各路各營。隨征殺賊。逐一從長計議。通呈定奪去後。今據前因

臣會同巡撫宣府右僉都御史孫錦議照宣府一鎮額設正兵一營主將領之奇兵一營副將領之遊兵二營兩遊擊領之援兵五營五叅將領之而各路城堡又有守備操守等官所轄兵馬自副叅而下皆統於主將其制甚備而其法亦甚善也近年添設戰鋒五營各領以廢棄將官戰鋒每名月糧一石另加米五斗蓋前此巡撫王儀總兵官郤永爲之者非舊制也委應亟處以復兵額之舊如各道之所議呈者今

一軍之內必有選鋒所

之戰鋒即古之所謂選鋒也兵無選鋒曰北故恃以

當先破敵者非此不可然正奇遊援諸營皆宜有之未聞於諸營之外別爲戰鋒五營又於諸營各城堡之中抽取其勇力冠軍者隸於他人而使所存留者多弱兵也夫鋒之爲言銳也以鐵爲刃而以鋼爲鋒則物迎而解若鋼不附鐵鐵可去鋼未有成刃而能銳於用者也是不可不亟處者一也總副叅遊各縣推陞又奉有　勅諭旗牌設有坐營中軍把總等官苟不得人尚不能和輯師徒鼓作銳氣乃廢棄將官弟當令帶家丁或量其才能暫行撥與軍兵隨營教

賊、不容專主一營事務。使得與參遊諸將並列。而委用之隆。反出乎其上。此亦何怪諸將觖觖懷不平邪。夫將多則權分。兵家所忌也。分其權於厮弃之人。即其人果才。猶且非法。況貪濫庸劣如見晉營都指揮董暘李瑭等何可使也。查得董暘李瑭及已陣亡官李彬已陞守備官張忠見革回衛官江瀚五員俱前撫鎮所薦用者。彼時除李瑭原係把總陞爲坐營外。李彬係閑住。董暘係綠事。張忠江瀚係充軍。因添戰鋒爲請免罪。各復原職。蓋破格用人寧失不經之意

也各官復職領兵之後使知奮勵樹有奇勲尚可言也而往者虜犯廣昌困我軍於土黃溝李彬死焉董暘等俱坐視不救仍許戴罪管營立功旋又再復原職是前罪未贖而先官之後罪愈重而竝釋之乃竟未聞有感 恩而思報者謂之何哉今查戰鋒營舊者唯董暘李瑭二人其都指揮周鍠韓彬楊鉞皆新委代管祝之蔡遊等官有 勑諭旗牌者孰輕而孰重（以壯丁弁委管遊兵一股可也委之常擁精卒使任事者得体○甚非制耳）蔡游等官不得有戰鋒之選而此輩乃獨擅專營之權揆之事體委的未安何者本鎮兵馬止有此數

戰鋒五營五千人。必欲取足。則參遊諸營及各城堡自難充實。奪此以與彼。廢兵額而啓厲階。是不可不亟處者二也。戰鋒官兵。一遇警急。既自謂親軍。居後矣。而奇遊援兵諸軍。却又有辭。往往相聚言曰。上官抽選戰鋒。以其與衆軍異也。乃厚待之。月加米五斗彼不向前殺賊。而使我衆當先。厚彼何爲。是戰鋒之營立。而諸營之軍靡矣。是不可不亟處者三也。戶部原發銀二萬兩。爲戰鋒月加米五斗之用。今前銀已罄。無所於處。戰鋒亦止月支米一石。官多而役使重

繁勢所必至甚有令其供辦薪水迎送往來又從而剝削之者疲敝日甚逃亡日多馬匹倒死亦莫勝計誠以廢棄之人往往得脫法網無所忌憚自難責以治軍事也是其不可不亟處者四也爲今之計必須罷歸各路補充舊額使兵力不分事權歸一營營皆有戰鋒而戰鋒不爲虛名方是事體否則弊害相乘將無紀極如蒙乞 勑兵部查議將前五營戰鋒官兵俱各革回各營及各城堡仍將正奇遊援各營見操官軍中間老弱不堪者盡行沙汰查照所轄地方

於華回前項戰鋒及城操雜差等項中間通融選補。每營務足三千員名。悉聽總兵官調度。及嚴督副叅遊守等官時加訓練。果有勇力出衆。曾經戰陣者。充爲選鋒名色。厚加賞犒。務期人各効能。兵皆可用。及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查勘董暘李瑭與華回江瀚及陞任張忠節年以來曾在某處與賊對敵。立有何項功績。有無剋削軍士。糜費錢粮。倒死馬匹等項情弊。如可自贖者准贖。如不可贖。原犯充軍者照舊充軍發遣。緣事者查照原案叅提。所犯事情。比前若

又加重者。從重歸結。其新委坐營周鐘楊越韓彬各革回別用。庶事無紛更。罪無倖免邊防　國法。兩有所裨矣。

易州議罷抽民兵疏　罷抽民兵

臣伏見直隸八府所屬近奉抽選民丁之令。大縣五百小縣三百。分營列隊。如軍之制。選官差練。遇警徵發此非小事。臣竊以爲甚不可焉。何也。夫國依於民。民依於國。是謂命脈。兵以衞民。民以養兵。是謂典章。圖治者。貴于動以其旹。而取不失道。閭閻輸賦。卒伍

荷戈則典章較一而不亂。惠寧畿服。以及四方。則命脈安固而不搖。若勢失於張皇。不問其當否。則拂擾交至。怨讟易生。潰亂將作。是蓋古人所謂未見其隙之民心者。臣竊懼焉。我 國家制軍一隸於衛所。原無所謂民兵也。民兵如快手民壯之役。起於近年。本民兵之始設皆以防守本境必不徵調然其役必以協守城池。非得已者。然既出稅以養兵。乃又使為至于徵調況先有發遣之令耶兵而自衛。則已困矣。頗重復之以抽丁之令。何能堪邪。抽丁之令。其始止於邊鎮衛所。既而乃及於畿輔之民間。臣竊以邊鎮衛所猶於時勢為便。而民間則

急當罷請以圖靖安。蓋邊鎮之兵。陛下已允其選調。則隊伍空虛。邊防重大。其勢不得不補。又生長於塞下者。習知戰鬬。素亦可用。令抽強勇。以足兵額。其法未始不善也。不然。精銳內移。孰爲防禦。門戶既撤堂奧自孤。如之何其能守邪。臣竊以爲便者此也。但選而調者一人。抽而補者又一人。是本以一兵而增二人也。兵額既增。糧將安出。增兵一萬。則月加糧米一萬。事或倉卒。勢難猝辦。即高其價。無從糴買。此又不可以不慮也。若畿輔之地。邇者督臨之官屢般。往

來之使不絕。既責之完納逋負矣。又責之分買草粮。賠易馬匹矣。又責之幇貼募軍。供辦器物。添設墩堡修築邊墻。此其於事不可謂不繁。於民不可謂不擾也。然而閭里帖然。不敢以爲言者。固曰特以禦虜而安全我也。而今乃抽及戶丁。則一人之身。百役叢集。一戶之衆。强半在官。遠邇咸相顧失色。且曰吾出税以供軍。以其爲我捍禦也。顧皆倚戈而立。據城而居。而去歲之死傷枕藉。妻孥係虜者。則皆民也。而今乃籍丁而選。聯門而出。寧非驅我以爲先耶。人情驚駭。

不謀同詞蓋今之充軍者罪下死囚一等抽丁聽調一如軍制安得不驚又戎狄以騎射爲業攻擊爲俗中國農民雖授以兵械教之擊刺止可依城堡而守若必使之禦虜是驅羣羊而戰豺狼鮮不誤事況衣糧鎧甲之費追呼迫脅之擾即將盡鬻田地妻孥以充之而後已猶懼其不能也臣恐衆心一離不可復收故竊以爲甚不可者此也方今天下無故惟有虜寇爲患雖虞周之盛在所不免但當明察人心預定國是聚兵守要而不妄增兵經費足邊而必裁冗費

則先事之謀在我已得其勝算矣若人持其見則議論太泛事體具舉則更張太驟官多其設則供億太繁齟齬太甚忽焉而行忽焉而罷忽焉而罷又忽焉而行如此則我自多事是為坐困故臣惟天下之患不專於外夷而其大者則莫若抽民丁之令伏乞早賜停止庶民心無恐而畿輔可安地方幸甚

近來邊事類坐此

聲息疏　宣府零寇

臣看得滴水崖兩次失事雖經該道勘報而虜入緣繇前後尚仍未悉各官罪狀輕重亦欠和當欲候駁

勘至日，參題處治，不無稽遲，敢先以臣所聞見者，言之。前項侵擾滴水崖永寧川之寇，支係朶顏支部，散處於宣府東北路邊外。亂山叢樹之間，善伺竊如狗鼠然。貳於大虜。且能盜大虜馬牛。大虜怒，則竄伏林石。或依我險塞，莫之能追。往年該鎮曾兩搗巢。獲功受賞。及去歲龍門所之役，敵殺官軍。即此賊也。計不能千人。誘使我軍屢襲為功。逼之太甚。勢弱不能自立。將必投併大虜。為彼嚮道。地方愈益多事。費於支吾。以故識者欲循故事。設法撫處。不以羈縻。使其為

近邊小虜寬之或爲我耳目急之必爲彼嚮道寬撫不寬則可謂歟

然而邊臣每欲稱勳者以其兵力弱易于報功也

我藩籬。爲我閒諜。截大虜之衝。省月前之慮。似亦計之善者也。臣自去冬今春。每以語當事之臣。當事之臣多持議論。而叅將祁勛左瀨等。亦遂妄說利害。稟報紛紜。大略謂禦之不難。撫之無便。臣度不可與其（此亦大事）圖也。姑責各官禦之而已。豈意各官徒爾能言玩不（恐不宜漫然聽之）設備。致使前賊輒肆憑陵。是先旣不肯撫。而今復不能禦。無一可者。安用彼爲。賊入之後。節據總兵官趙卿。叅將祁勛屢請軍門。另發兵馬。臣惟非路馬步官軍。共計一萬一千有奇。今秋盡數存留。不復西調。隨

定分布，儘足自防。各路官軍，調度得宜，亦敷應援，固無待於客兵也。其所調客兵，蓋專為大舉策應計耳。零賊多不過五六百騎，乃亦仰藉於此探之兵略。甚非所宜。

置造火器疏　火器

臣愚昔年官粵中，每因用兵，參攷古火器，而病其制之多已不傳，即有傳者，又病其重難不易用也。于是殫竭愚慮，因舊創新，粗備而未試。比來宣大，仍加參考，見今造成有所謂三出連珠砲、百出先鋒砲、鐵棒

雷飛砲、火獸布地雷砲之四種者、連珠砲蓋古制也。古砲之制、固非善而有空不空。稽之古礮者機石也、用機運石而飛之致遠。爾後以火藥實銅鐵中。亦謂之礮。至如神機火鎗用鐵爲矢鏃。火以發之可飛百步之外。皆制之巧者。然皆一發而止。倉卒無以繼之。敵知其故。或出於巧智以爲避就者。未必無也。神機則又苦著矢之難。稍不如法。則不能及遠。卒不練習。用之惟艱。連珠砲其制如神機式。其長倍之。每杆三分之以次實藥。發亦如之。一具而三出。有連續之妙。

虜或避而就之。適當後發之衝。人可持放。不甚苦其難。此古制之尤巧。而宜於用者。邊人不能知。乃考而作之。與神機諸砲並焉。先鋒砲。倣佛郎機砲而損益之也。火器莫利於佛郎機。大率筒長三尺有奇。而小砲則止于五。大筒之長以局其氣使發之迅也。小砲伍以錯其用使迭而居也。先鋒之制。則損其筒十分之六。狀若神機。而加小砲以至於十。曰氣可局而用不使有餘也。砲可錯而用不使不足也。用則繫火繩砲必用子母者以砲當初發為熱不便于裝藥也於筒外。而納火砲於筒內。畢即傾出之。連發連納。十

砲盡則更為之循環無間斷也筒仍酌其處鑿通一機轉動消息倒擊不流傾卸不碍末有銳鋒如戈形（近者三眼鎗制亦如此）無耳長六寸以代鋏鎗之用遠擊近刺其用博矣大佛郎機之為器也舁之者四人臨發持者一人放者一人是六人發五砲也況火露筒外出刺人手安砲或離于度則暴裂反傷非善用者昔臨驚懼心志不定高下無準先鋒砲持放者一人不必布機於地即馬上亦可安之是一人發十砲也況火緘筒中即不必善用者心志不懼高下可準矣假如三千營中每伍

内一人執一筒十砲百彈子。則一伍常有十佛郎機。且兼十鎗矣。十伍十人執十筒百砲千彈子。則一隊當有百佛郎機。且兼百鎗矣。六十隊六百人執六百筒六千砲六萬彈子。則一營當有六千佛郎機。且兼六百鎗矣。蓋一人所執。不啻往時十餘人所執者。斯不亦簡而便邪。當飛砲傚毒火飛砲而少為之變者也。砲之先。鍛鐵為筒。磨石為子已矣。一變而為毒火飛砲。鎔鐵為子。虛其中而實之藥。擊處皆傷。蓋傳自前代而兵家頗秘之。然毋砲重大難於舉發。故以之

擊大營守城垣可也賊散而來迎而拒之且馳且戰則非所及矣于是再變之約其子砲而輕其母砲約之使易飛輕之使易持也母砲則約長尺許上廣下窄下如神機之狀上盤菱花之形其法雖略本飛砲而輕重別矣敵遠則用之以衝擊或至空而震或至地而震或中人馬而震鐵物之所轟擊無不摩爛者敵近則揮之爲鐵棒連鎧甲而搥撻之當無不退怯者人持一具可以攻可以守與毒火飛砲功同而用近者西洋大砲必以築架高等格亦以慣重爲[illegible]故[illegible]價於異益守之砲貴重大戰之砲貴輕小守則不離次而

乘悍不便於野戰

易施重大得力也戰則屢易次而難施輕小得力也布地雷砲做田單火牛之意而增之以砲火者也田單以火牛取勝然止束刄牛角今虜黠猾善避營疎野濶不可以觸傷惟得火砲布擊之斯使之震懾若乘夜用之爲尤得策因其亂而砍其營虜不勝矣而用必馬羸以其性犇揵可以代牛火砲之發迅烈比于刄遠矣是故刳木爲桶闢之翕之長一尺有五寸圍四寸火砲繫焉火線通焉略如毒火飛砲法然其繫之也有機其通之也有候匪機則無脫略之功匪

候則無疾徐之節。眡其機則欲速而易斷也。眡其候則欲準而不忒也。桶一而繫砲七。獸一而負桶六。計一獸之所負。則火砲四十有奇。十獸之所負。則火砲四百有奇。若用匾箱以代桶。尤便。雷布而電發。須臾之頃。遍以原野。必有以奪敵之氣。或爲馬驘之性。驚則橫逸。不能使之直衝。故用砲易而用獸難。臣惟水可過顙。在山。搏擊之勢使然爾。而况馬驘之有知覺運動者。或機而制之。或因地勢而驅之。或遣間而引之。或得賊馬而縱之。臨時之宜存乎其人。則亦無不

可用也以上四者俱當預備而行出先鋒砲則尤火器之最便利者古制未嘗有也自古謀臣智士較論中國夷狄之長技如晁錯所稱匈奴惟善馳射固未聞其有中國之堅甲利刃者也乃今非虜則甲刃精好中國弗能當矣數年之前我軍與虜鬬兵刃既接輒以骨朶狼牙棒撾撻虜虜刃短不相及閒爲中國所制乃去年虜犯陝西之保安亦安狼牙骨朶而中國或弗能當矣若神機槍佛郎機銃毒火飛砲等項近日東奴亦有之但不如中國之精耳皆我叛人爲之也火器則夷狄所絕無亦其所駭懾者今日中國之長

技獨擅此耳。邊人若其難。而未能盡其用。臣是以欲教之以輕便。如先鋒砲者委不可缺。其餘則量為置造可也。